

人上一百，形形色色。这是生活的现实。不是千人一面，千口一腔，各种不同职业、身份、地位的人都有权表达自己的愿望，说出自己的话语，拥有自己的梦想，追求自己的前程，享有自己的尊严，就像马克思说的，每一滴露水在阳光的照耀下都闪烁着无穷无尽的色彩。能够这样，才称得上人有人形，个个有色，由无数个这样的水珠组成的社会自然欢乐祥和，阳光璀璨。容不得形形色色，把人单色化，或者把人简化为红白两色，兴无灭资，兴红灭白，到处高音喇叭，天天高歌猛进，斗来斗去，不停地折腾，搞得万马齐喑，人们噤若寒蝉，整个社会失去生机活力，一切质疑、创造性想象都被视为异端，或胎死腹中，或遭扼杀窒息。这样的往事，上了年纪的人都经历过，如今成了不堪回首的梦魇。

形形色色也不能无限扩大，没有任何边界。形形色色不是人人奇形，个个怪状，吹吹打打，招摇过市。只有你有权显摆自己，不许他人发问质疑，只有你独占话语平台，不容他人有一席之地，只有你尊严不容触犯，哪管他人也需要自由呼吸。人不合意，就气势汹汹，恶语相加。人与人之间没有任何共识，没有道德底线，没有任何心灵交集，一事当前，不论其合理与否，条件如何，均以摇头说“不”为能事。这样的形形色色，没有一种东西从中粘合，就是一盘散沙。中国人在拥有四万万人口的年代，曾长期被讥嘲为“一盘散沙”。军阀割据，土皇帝遍地，火车要开进山

近代中国政局动荡、社会凋敝，经济危机接二连三。1932 年公债风潮之后，不到三年又是白银风潮。因受外汇投机失败和抵押经营地产过多导致周转失灵，银行钱庄纷纷倒闭；工商企业因借不到钱歇业，商业更是门庭冷落，购买力严重不足。据统计 1935 年中秋节前后，短短 9 天时间，上海工厂就倒闭 166 家。茅盾的《子夜》描写了公债风潮前夕上海的社会世相，但因成书时间关系，并没有将随后的白银风潮写进书中。1934 年春节，短暂的公债风潮已经过去，茅盾又明显感受到白银风潮给上海带来的凋敝与冷落，这与公债风潮前夕社会躁动、经济燥热明显不同。

1934 年 2 月 28 日，茅盾写了一篇随笔《上海大年夜》，真实反映了白银风潮初起，上海最繁华的南京路大年夜的商业氛围。他听一个朋友说，南京路的店铺因生意不景气，单是房租就欠了半年多，许多商店准备歇业。于是，他在大年夜带着一家人前往南京路消费兼实地考察。结果发现情况还要严重，过不了年关的商店有五百多家，关上大门贴出“清理账目”的铺子也有 200 多家了，其中有一家 60 多年历史的老店，有一位朋友对他说：“你猜猜。南京路的铺子有几家是赚钱的？哈哈，说是只有两家半！那两家是三阳南货店和五芳斋糕团点心店。那半家呢，听说是冠生园。”

与茅盾相比，鲁迅则将白银危机的描写拉进了上海弄堂里。1935 年 5 月，鲁迅先生在上海《漫画生活》第 9 期，发表《弄堂生意古今谈》，通过摊贩在弄堂的叫卖声，也活灵活现地刻画出白银风潮前后，上海市民生活的不同世相。

“四五年前，闸北一带弄堂内外叫卖零食的声音，假使当时记录了下来，从早到夜，恐怕总可以有二三十样。居民似乎也真会化零钱，吃零食，时时给他们一点生意，因为叫声也时时中止，可见是在招呼主顾了。”

鲁迅曾住上海景云里 23 号，靠近闸北宝山路，因嫌靠马路的弄堂太吵闹，迁居同弄 18 号，1932 年后又迁居虹口山阴路大陆新村，也是弄堂石库门房子。写作此文的时候，鲁迅已从闸北搬到虹口，他写道：“现在是大不相同了。马路边上的小饭店，正午傍晚，先前为长衫朋友所占领的，近来已经大抵是‘寄沉痛于幽闲’；老主顾呢，坐到黄包车夫的老巢的粗点心店里面去了。至于车夫，那自然只好退到马路边沿饿肚子，或者幸而还能够咬饼。”

鲁迅写道，与白银风潮前相比，摊贩推销的货物切实了不少：麻豆，豆腐，润发的刨花，晒衣的竹竿；就是弄堂里的叫卖声，说也奇怪，竟也和先前判若天渊，卖零食的当然还有，但不过是橄榄或馄饨，却很少遇见那些“香艳肉感”的“艺术”的玩意了。方法也有改进，或者一个人卖袜，独自作歌赞叹着袜的牢靠。或者两个人共同卖布，交互唱歌颂扬着布的便宜。但大概是一直唱着进来，直达弄底，又一直唱着回去，走出弄外，“停下来做交易的时候，是很少的。”可见生意的清淡。

不用说，住在上海弄堂里的鲁迅，对小贩们的生意经耳熟能详，因而能写出如此生动而犀利的小品。当然鲁迅此文别有深意，着眼点不在梅边在柳边，直指国民党政治的堕落。不过对研究 30 年代中期的白银风潮来说，《弄堂生意古今谈》无疑也是一个极佳案例。

西，得换山西的轨。一支千百人的外国侵略军，也能深入我国领土如入无人之境。这段屈辱的历史不该从我们的记忆里抹去。

互联网时代，形形色色目不暇给，精英草根竞相登场，人人都可发布新闻，个个都能拍砖吐槽，你骂我，我骂你，你说有，我说无，你说真，我说假，昨天信誓旦旦，今天谎言露馅，互相矛盾冲突的信息潮水般涌来，冲得你眼花缭乱，晕头转向。古人可以两耳不闻窗外事，一心只读圣贤书，今人没有防护墙，即便隐身深山古刹也不行，和尚不也用上手机、电脑？打开手机、电脑，信息一样大量涌入。除非你六根彻底清净、完全退出社会生活，一概不看，不听加以排斥是不可能的，被信息潮水淹没倒是十分可能的。哪些信息是真，哪些信息是假，哪些是垃圾，哪些是忽悠，哪些是别有用心、十足的胡说八道，要靠你自己来分辨了。你得用自己眼睛看，用自己的耳朵听，可你看不胜看，听不胜听，你要工作要学习要休息，哪有那么多时间泡信息，来不及看，怎么办？办法也有，就是你得多动脑子。脑子怎么动法，取决于你的知识素养，取决于你的信念你的价值观。你可能有过误看误听误信的教训，也有正确接收、消化信息的经验，经验教训都有了，下次听什么不听什么，看什么不看什么，信什么不信什么，就不致迷失，就不会人云亦云，就不做一颗任人摆弄的沙子，如何选择，主动权掌握在你自己手里，难道不是吗？

邂逅集
台岛行之二
齐铁偕

【飞机过台湾海峡】
长翅如悬万顷中，
回看雨外日升东。
合分莫漫悲前事，
一峡洪波正息风。
【与友聚餐忆饭店画屏有感】
书生意气自相投，
同祖同伦一派流。
但爱江南风月好，
画屏多是白蘋洲。
【台北望月】
夜来似望北窗凉，
天际遙看白练长。



张鉴庭在演唱评弹前，曾闯荡江湖，演出过“小热昏”、绍兴大班等。学唱评弹后，经过长期磨炼，在二十世纪 40 年代进入上海，成为人气特旺的大响档，几乎每演必满。在多档演出的书场，成为了“送客”的最佳人选。他在学艺时，受到前辈响档夏荷生的提档和指点，再加上自己的实践经验，他将劲、神、情、清作为了自己的美学追求，并终于成了他卓越的艺术特点。

劲，产生于内在的力。张鉴庭强劲的内在的力，驾驭他的说表和表演。随着书情和人物感情的起伏，他运用语言、语音、声调，或高或低，或轻或重，有张有弛地，送到听众的耳际，心头。低沉处，是凝重的，而高扬处，又是激昂的。中间的顿歇，更给人以力量内敛，蓄势待发之感。在他平稳的说表和道白中，常会爆发出激情澎湃的亢奋强音，也就是人们说的“一拎头”。正是张鉴庭劲的表现。是这股强劲的力，加强了其说功的张力和震慑力，使听众受其感染，在动情的同时，更感到一种审美的欢畅，咸称“刹渴”、“扎劲”。于是，有人听得忘情，握拳击向了

上个世纪的五十年代，我在南京工作，闲暇时常去莫愁湖闲逛。那一片绿树碧水，固然令人赏心悦目，莫愁湖这个名字，更让我神往，她仿佛把我带到了一个无忧无虑恬静安逸的世界。

莫愁湖这个名字有一连串故事。据古籍记载，莫愁原是一个姑娘的名字，《旧唐书》上有“石城有女子名莫愁，善歌舞，……故歌曰：莫愁在何处？莫愁石城西，艇子打桨，催送莫愁来。”这里所说的石城在今湖北钟祥县，县西有个莫愁村。但《乐府诗集》里，记的又是一个莫愁女：“河中之水向东流，洛阳女儿名莫愁，十五嫁为卢家妇，十六生儿字阿侯……”。这样，莫愁女又从湖北跑到了河南，成了洛阳姑娘。后来有人作诗，又误把石城当成了金陵石头城，于是莫愁女又变成了南京姑娘，莫愁湖即因此而得名。历史上此类误传甚多，无须去考证。很可能，这美丽而善歌舞的莫愁女，压根儿就是文人墨客们虚构的某种理想的化身。

莫愁这个名字所以流传千古，大概主要是蕴含在这两个字后面的人生哲理，给人感悟，给人启迪。人生在世，谁能没有忧愁和烦恼呢？生活的困厄，



第一次见王珮瑜，是在北京初冬的下午。在万豪酒店的都市酒吧等她，想着角儿多半会习惯性迟到。还好，只比约定时间晚 5 分钟，她就出现了，一路走来，四处张望，神情和发型、衬衫、仔裤一样酷。对她拼命挥手，她看见了，走过来，依旧很酷，当走到近前时，我忍不住惊呼：“呀，你现在好瘦啊！”她一愣，或许完全没想到所谓采访的开场白竟然是这样，两秒之后才反应过来，笑了。笑起来的王珮瑜，突然变得温和亲切、斯文有礼。一瞬间，仿佛看到了舞台上的她，哦，不，是“他”，那个温润如玉、书卷气十足的古代书生。后来又有一次，约着去 798 晒太阳喝茶兼拍照。那时，正是下午茶的时间，王珮瑜忙着给自己选一款看上去最美味的蛋糕，怎么看也只是贪嘴的顽童一



旁座，也有人手夹烟蒂，烫痛了手指。

如果说，劲较多地体现于张鉴庭的说功，那么，神更多地体现于他的表演。在张鉴庭的表演里，神指的是全身心投入的精神状态，入神会神，凝神贯神，神满气足，形成一个气场，产生一

种定力。也是指的在其角色表演中，掌握并体现出人物的神情、神态和神魄。在表演中，他深入于书情和人物内心，忘记了自己和角色之间在性别、年龄、性格等方面以及外貌上的差别，而着重表演出其风神、精神，如他表演的王延龄、张教头、钟老太乃至婢女飘香等都给听众强烈的感染和深刻的印象。

感情是艺术的灵魂。善于用情、动情、激情充沛，乃是张鉴庭表演艺术的又一特色。在书情和人物上，他倾注了自己强烈的爱憎，唱曲唱

命运的跌宕，社会上的种种不平，不能不引起精神上的反弹？有些人不善自我排解，不免陷于愁城而不能自拔。这是横在不少人面前的一道坎。

我有几位朋友，他们聚在一起闲聊时，有的老人不时长吁短叹，为当今的官场腐败，贫富悬殊，世事不公而忿忿不平。这几位老者都是好人，他们的忧国忧民之心可以理解。我常

莫愁湖联想
季音

常劝慰他们，“忧则伤身，乐则长寿”，我们应当以乐观的心态面对世事，把目光放得更远些。大道理不说，想想半个世纪前被打入另册，我们过的是什么日子？那真是不堪回首。如今，尽管种种事仍不尽如人意，有的事甚至还很糟糕，但历史毕竟大大地前进了，并且还在继续前进。尽管天空还飘着几片乌云，太阳终究会冲破云层，把阳光洒向大地。有一个朋友的经历，很给我启发。他已年过八旬，依然身体健壮，脸色红润，嗓门洪亮，两鬓只有少数银发。我

写意珮瑜
胡叠

名，哪里看得出半点“星”味。不由得在心里暗想：这个吧的 waitress 并不知道，这个问来问去不厌其烦地说话很好玩的家伙，竟然是个一定会被历史记住的人。王珮瑜的“粉丝”不可谓不多，可惜的是，京剧名角已不复当年四大名旦三大贤的辉煌了。民族的艺术不为人民所熟知，这是多么令人遗憾的事情！

聊天时间她：孟小冬化妆之后像余叔岩，据说是因为有套余氏化妆法，你的舞台扮相看上去和他们也很像，是化妆法的原因呢，还是天生的？她想都没想，即刻回答：“天生的。”

说完，笑了，又骄傲又俏皮。冬日阳光透过落地玻璃窗洒进来，十分温暖。曾经还问过她：“不唱戏，你会做什么？”她偏着头想一想，又笑了：“不管做什么，我想都不会太糟吧。不过，还是京剧最好。”

虽然是个自信又骄傲的人，但如果当面夸她成就斐然，她还是会觉得惭愧，说：“我其实还不够勤奋，真的，我自己知道。当年前辈在 30 岁时，早已经大红大紫了。不过，从现在开始，我会越来越努力的。”说这句话的时候，完全

情，角色演情，以情动人。

清，在张鉴庭是说表清脱，表演清淳，书情书理，清楚明白。进入老年之后，张鉴庭不讳老，不藏老。演出时，缓步登台，举止稳健。说表不紧不慢，动作不温不火，显出了老年艺人的老练，老到，老成。在他身上，透出一股炉火纯青的清越之气。

张鉴庭的弹唱形成了他独树一帜的流派——张调。张调苍劲激越，韵味醇厚，以情行腔。委婉中显峻拔，深沉中现激昂，抒情性之外，更具戏剧性。偶发高腔，声如裂帛，石破天惊，有一种震慑力，往往使听众情不自禁地鼓起掌来。有人称张鉴庭是评弹艺人中的“麒（麟童）派”，正是因为他的演出有着京剧大师周信芳那样的从人物出发，贴近群众，贴近生活而激情充沛的鲜明特色。

评弹群星谱

问他是如何保健的？他答曰：凡事要乐观，不要太脆弱。这位朋友历经坎坷，上个世纪五十年代，他被打入“贱民”行列，吃尽了苦头。但他没有被苦难压垮，始终以乐观主义态度面对人生，既不愁眉苦脸，也不整日唉声叹气，坚信压在身上的石块总有一天要掀翻。果然，那一天来临，他的预言成了现实，苦难终结，迎来了新的生活。他埋头著述，纵论天下事，一册册著作问世，他仿佛变得年轻了。美国作家海明威有句名言：“每一个人在这世界上都受挫折，有许多人后来反而在折断的地方长得最结实。”这是生活的辩证法，个人如此，或许一个国家也是如此吧。

“秋风秋雨愁煞人”那个可诅咒的时代，已经远去了，历史不会也不允许开倒车。今日，我们不妨多读鲁迅先生那段中肯的告诫：“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，只是向上走，不必听自暴自弃者流的话，能做事的做事，能发声的发声，有一分热，发一分光。”

不忧愁，不懈怠，脚踏实地地朝前走，路是从没有路的地方走出来的。

不像“小冬皇”或“首席女老生”，倒像是一个十分乖十分听话的小同学，神态十分认真。

又有一次，听她在哼唱苏打绿的歌，听了好一阵子，忍不住开始夸她：“你唱歌挺好听呢，一点戏曲味儿都没有！”她雀跃地说：“那是！想当年还有台湾的唱片商对我说，‘别唱戏了，我送你去日本培训，当偶像歌手。’”我说：“哎呀，幸好没去。”她又笑了：“是呀，幸好没去，不然早没我了。”沉默了一下，又补充说：“京剧这个舞台上能够实现我的一切梦想，我为什么要离开它？”

这时候的王珮瑜，很严肃，很沉稳，眼睛里闪着光，有动人的力量。

一个优秀的人，总是会拥有一个丰富生动的灵魂，一个优秀的演员，更是如此。舞台上的每一个角色，多少都带有演员自我的一部分，彻底地忘我不可能，完全地自我又不足取。时尚与传统，前卫与古雅、骄傲与谦逊、跳脱与沉静，每一部分，都只是王珮瑜的一个侧面。就这样，在生活与舞台之间，在自我与角色之间，王珮瑜游刃有余地演绎人生的百态，真实，又自如地享受着与京剧相依相伴的快乐，也带给我们快乐的享受。

情，角色演情，以情动人。

清，在张鉴庭是说表清脱，表演清淳，书情书理，清楚明白。进入老年之后，张鉴庭不讳老，不藏老。演出时，缓步登台，举止稳健。说表不紧不慢，动作不温不火，显出了老年艺人的老练，老到，老成。在他身上，透出一股炉火纯青的清越之气。

张鉴庭的弹唱形成了他独树一帜的流派——张调。张调苍劲激越，韵味醇厚，以情行腔。委婉中显峻拔，深沉中现激昂，抒情性之外，更具戏剧性。偶发高腔，声如裂帛，石破天惊，有一种震慑力，往往使听众情不自禁地鼓起掌来。有人称张鉴庭是评弹艺人中的“麒（麟童）派”，正是因为他的演出有着京剧大师周信芳那样的从人物出发，贴近群众，贴近生活而激情充沛的鲜明特色。

朱雪琴是评弹流派唱腔“琴调”的创始人，琴调以爽朗雄健为主要特色。请读明日本栏。